

# 高尔基文集

童年 我的大学



华龄出版社

• 高尔基文集 •

# 童年

高尔基 著  
朵 朵 译

华龄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; 我的大学 / (苏) 高尔基著; 朵朵译. —北京: 华龄出版社, 1997. 2  
ISBN 7-80082-625-2

I. 童… II. ①高… ②朵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-苏联-现代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苏联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1603 号

### 《童年》《我的大学》 (苏)高尔基著 朵朵译

---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  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)  
邮编: (100034)
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朝阳区科普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 毫米大 32 开 13.5 印张 292 千字  
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 
印数: 6001—11000 册

---

ISBN7-80082-625-2/G·255

定价: 16.80 元

# 目 录

童年..... (1)

我的大学 ..... (256)

幽暗的小屋里，我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他穿着件白衣裳，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；他那光脚板的脚趾头，奇怪地张开了；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也是弯的；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象两枚圆圆的黑铜钱；他那发黑的和善的面孔，难看地吡着牙吓唬我。

母亲在那里跪着，上身没穿衣裳，下半身围着红裙子。她用那被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，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勺；母亲老是爱自言自语，声音粗重而且沙哑，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掉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滚落下来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。她长得圆圆的，大头大眼睛，松软的鼻子很可笑；她穿一身黑衣裳，整个人都是软软的，好玩极了；她也哭，哭得十分别致，仿佛在非常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，浑身发抖，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；我躲在她的背后，死撑着不愿去；我既害怕又觉得挺别扭。

我未见过大人哭，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到底是什

么意思：

“快跟爸爸告别吧，你再也看不见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还不到年纪，不到时候就死了……”

我刚得过一场大病。这才开始下地。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，他忽然不见了，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——外祖母来看护我。<sup>①</sup>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

“从上边，从尼日尼<sup>②</sup>来的，不是走来的，而是坐船来的，在水上可不能走，小鬼！”

这真可笑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<sup>③</sup>老头子，做贩卖羊皮的生意；沿着楼梯，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，如果是摔倒了，就翻着盘头往下滚——可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切都乱套了，都糊涂得让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我是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。”她也笑着说。

她讲起话来又亲切、又快乐、又流利。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很要好了，现在我希望她能快点儿领我离开这间屋子。

母亲让我感到压抑；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了一

---

① 阿廖沙·彼什科夫(即高尔基)三岁时(1871年)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，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，不幸染病身亡。

② 尼日尼是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(今高尔基市)的简称；俄语“尼日尼”是“下面”的意思，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他是从下面来的。

③ 加尔梅克是原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。

种新奇的、不安的感觉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——她一向态度严厉，也很少说话；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，穿得服服贴贴的，她的个子高高大大，象一匹马；她有着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。可是现在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全身都膨胀起来了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看上去很令人不舒服，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；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，象一顶光亮的大帽子，现在却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，耷拉到脸上，编辫子的那半头发，也来回摆动着，触动着已入睡的父亲的脸。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长时间，可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她老是梳着父亲的头发，不断地号啕大哭，眼泪扑簌簌地直流下来。

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。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是用大黑披肩遮着的；披肩被风吹得象船帆似的鼓起来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划帆船，忽然霹雳一声雷响，父亲笑起来，用膝头紧紧夹着我，大声说道：

“没关系，不要怕，我的‘大葱头’<sup>①</sup>！”

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来，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了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两眼紧闭着，刷白的面孔变青了。她象父亲那样呲着牙，声音可怕地说：“去把门关上……阿列克谢，滚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了我，跑到门口大喊道：

“亲爱的人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管她，为了基督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，好人们！”

① 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称呼。

我跑到了黑暗的角落里，躲到箱子后面去，从那里看到母亲在地上打滚、呻吟、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，亲切地快乐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瓦留莎，忍住点儿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被吓坏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，碰他，唉声叹气，喊叫，可是他一动也不动，仿佛还在笑呢。她们在地板上忙活了很久。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了下去。外祖母象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在屋子里滚来滚去；后来，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。

“荣耀归于主！”外祖母说：“是个男孩！”

说罢她点燃了蜡烛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，是雨天，坟场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溜滑的粘土小丘上，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一个坑里；坑底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。

在坟旁边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，还有两个手拿着铁锹的脸色阴沉着的乡下人。温暖的雨点象细碎的玻璃珠子，不停地抛洒在大家身上。

“埋吧！”警察往一旁走开，说道。

外祖母哭了，用头巾的一角擦着脸。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，打得水啪哧啪哧地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，开始往穴壁上爬，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<sup>①</sup>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。但我从她手里挣脱了，我不想离开。

<sup>①</sup> 也是阿列克谢的爱称。



“你真是的，主啊！”外祖母不知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主，她低着头，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。墓穴都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里不动。

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。一阵大风刮起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领着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，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当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问我。“应当哭一场的！”

“我不想哭，”我说。

“不想哭，那就不要哭好了……”她悄悄地说。

很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只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。父亲常常笑我流泪，母亲也总是吵我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走在宽宽的很醒眼的街道上，街道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了吧？”

“爬不出来了，”她回答。“不要紧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”

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象她这么亲热、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。

几天过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，搭上了轮船，坐在小小的船舱里；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带子，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放着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，从那又圆又鼓、象马眼睛似的小窗户往外眺望；在潮湿的窗外，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，还时常飞溅起来，舐着窗户玻璃。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。

“不要怕，”外祖母安慰说，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，又把我放到包袱上。

水面上是灰濛濛的湿雾，远方是黑色的土地，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中了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，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的面孔阴暗，铁青；她两眼紧闭，瞎子一般，老是一声不响，人完全变样了，变成了一个新的人，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很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低声对她说：

“瓦里娅<sup>①</sup>，亲爱的，我说你最好还是吃点东西，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”

她仍然沉默着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轻声细语的，和母亲说话时，声音略高一点，但不知为什么总显得很小心、胆怯，而且话也不多。我觉得她怕母亲。我看出了这一点，这使我对外祖母更觉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。“那个水手呢？”

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，令人听不懂：萨拉托夫，水手？

进来一个宽肩膀、白头发的人，穿着一身蓝衣裳，拿来一个小匣子。外祖母接过小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，装好后，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朝门口走去，但是她太胖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那狭窄的舱门，她停在门口，可笑地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从她手里夺过棺材，于是她们俩都不见了，我还留在舱里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样，小弟弟死了吧？”他弯下身来对我说道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---

① 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是谁啊？”

“是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那不是！”水手用手往窗外指着。

土地在窗外移动着，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，象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。

“我外婆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外孙子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底下吗？”

“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呢？”

我讲给水手听，埋父亲的时候，活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，搂紧我亲了亲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不懂事呢！”他说。“用不着可怜青蛙，不要管它们！你可怜可怜妈妈吧，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。我已经知道了这是轮船拉笛，所以不害怕。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，拔腿就往外跑，一面还说：

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跟着跑。我走到门外，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离门不远的地方，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。我往上一看，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，提着包袱。很显然，大家都要下轮船了，那我也应当下轮船。

可是，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时，大家都对着我嚷起来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老长的一段时间，人们挤我，扯我，摸我。最后，那个头发

斑白的水手来了，抱起我，解释说：

“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，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跑到舱里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，就走了，一面指着  
我吓唬说：

“再动我就打你了！”

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平静了，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，也不打颤了。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；变得又黑又闷，包袱好象胀大了，把我挤得难受，一切都变得不好了。也许，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？

我走到门跟前。门打不开，铜门把也拧不动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。瓶子碎了，牛奶溅了我满脸，流进了靴筒里。

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十分懊丧，便躺到包袱上，悄悄地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噙着泪水就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。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，象是一个太阳在发光。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着头发，眉头皱着，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嘟着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麻麻地盖着两肩、胸脯、两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兜起来提着，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；她的嘴唇歪扭着，黑眼珠儿闪着气忿的光芒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十分可笑。

她今天的样子很凶，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，她还是用昨天那种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道：

“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上帝说：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曾夸耀过这一把马鬃，到老来，我可要诅咒它了。你睡吧！还早着呢，——太阳睡了一夜刚刚爬起来

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！”

“不想睡就不睡好了，”她马上表示同意，一边编辫子，一边往沙发那边瞧，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，脸朝上，身子直得象一根弦。“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？你小点儿声说！”

外祖母说话好象是在用心地唱歌，字字句句都象盛开的鲜花那样温柔，鲜艳和丰润，一下子就牢牢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。她微笑的时候，那黑得象黑樱桃的眼珠睁得圆圆的，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，在笑容里，坚固的雪白的牙齿快活地露着，虽然黑黑的两颊已有许多皱纹，但整个面孔仍然还显得年轻、明朗。但这么好的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、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。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。她的衣服全是黑的，但通过她的眼睛，从她内心却射出了一束永不熄灭的、快乐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的腰弯得几乎成为了驼背，肥肥胖胖，可是举动却象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，并且柔软得也象这个可爱的动物。

在她还未到来以前，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的，但她一出现，就把我给唤醒了，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，用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结起来，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，她马上就成为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为我最知心的人，成为我最了解、最珍贵的人，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对付困苦的生活。

四十年前，那轮船走得很慢；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，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的美。

天气变好了，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，头上是明

朗的天空，伏尔加河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金，又缝上了绸缎。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徐徐地、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，发出隆隆的声音，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样子象一只土鳖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移动着；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，时时刻刻都是新的。翠绿的山象是大地的华丽衣服的华美褶儿。沿岸有城市和乡村，远远看上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。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。

“你瞧，多么好啊！”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，忽儿跑到船这边，忽儿跑到船那边，她容光焕发，高兴得睁大了眼睛。

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，把我也给忘了；她站在船边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笑着，一声不响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拉拉她的挑花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抖擞了一下。“我仿佛在打瞌睡，做了一个梦似的。”

“你哭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哭是因为快乐，因为年老，”她微笑着说。“我已经老了，你知道吧，我的岁月已过了六十年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神奇的故事：讲慈善的强盗，讲圣人，讲各种怪兽和妖魔。

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低，也很神秘，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，睁大了眼睛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，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似的。她说话象唱歌一样，越说越流畅。听她说话使人有种说不出的愉快。我每次听完以后，总是要求道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再讲一个，我的宝贝。从前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，他摇来晃去的，哼哼吱吱地叫：

“哎哟，小老鼠，疼啊，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啊！”

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两手握着它，悬空着摆来摆去，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，仿佛她自己感觉到了疼痛似的。

水手们（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）站成一圈儿，他们一面听，一面笑，夸奖外祖母，也要求说：

“老太太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然后他们都说：

“走，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都是偷偷地做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别人吃瓜果，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。他穿得很象警察，制服上钉有铜扣子，整天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总是躲开我们。她始终沉默着。她身躯高大、挺直、面孔发黑、铁似的冷静，粗大的浅色发辫盘在头上象王冠似的；她全身结实而有力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，她那对和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，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。

有一次她严厉地说：

“人家笑您呢，妈妈！”

“管他们呢！”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道。“让他们笑去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记得，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象小孩子似的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你瞧，你瞧，多么好看啦！那就是尼日尼，我的天啊！瞧它，简直象神仙住的地方！你再瞧那教堂，活象在空中飞翔似的！”

她几乎哭了出来，央求我母亲说：

“瓦留莎，你倒是看一看啊，嗯？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？高兴高兴吧！”

母亲阴沉地笑了笑。

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的河中心，河上挤满了船只，几百根尖尖的桅杆高高耸立着。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，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，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了甲板。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地走着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，胡子是赤金色的，有着一个鸟嘴样的长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，就扑到他的怀里，他抱着她的头，急忙用他那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两腮，声音尖厉地喊道：

“怎么啦？傻孩子。噢哟！原来是这么着……嗨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外祖母象陀螺似的乱转着，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，亲吻过；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，急忙地说着：

“快点快点！这是米哈伊洛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纳塔利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卡捷琳娜表姐，这都是我们一家子，你看有多少！”

外祖父问她：

“你身体好吗？老妈妈。”

他们对吻了三下。

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啊？”

“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祖父问我母亲，没等回答，就推开我说道：



“颧骨跟父亲的一样，……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，坡上铺着大鹅卵石，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已被践踏了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。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，他走起路来步子小而快；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，从上往下望着他。两个舅舅在后面默默地跟着：米哈伊尔<sup>①</sup>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象外祖父一样干瘦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曲卷着；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，这些孩子都比我大，都是安安静静的。我和外祖母、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。她面色苍白，蓝眼睛，挺大的肚子，常常停下来，气喘喘地低声说道：

“噢唷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干吗要惊动你？”外祖母忿忿地说。“一家子蠢货！”

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我都不喜欢，我觉得我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，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了原先的光彩，显得疏远了似的。

特别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，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了敌意，引起了我对他的特别注意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。

我们上了坡。坡顶上靠右边开始有大街的地方，座落着一所低矮的平房，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，房盖低低地压下来，窗户是往外鼓的。从外面看，我觉得很大；可是里面，分成一间间的半明半暗的小房间，就显得很拥挤，象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，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，小孩子象一群偷食的麻雀到处乱窜乱跳，到处都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。

<sup>①</sup> 米哈伊尔即米哈伊洛。